



TALENTED  
PERSON  
天赋者

林洛

著

不计其数的异能人类“天赋者”横空出世  
他们的出现，是自然的异变还是人为的阴谋？  
他们改变宇宙规则、纵横虚拟世界、杀人于千里之外  
在“天赋者”的世界里，还有人类的容身之地吗？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林洛

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---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天赋者 / 林洛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 
2015. 11  
ISBN 978-7-5113-5776-2

I. ①天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74729号

---

## 天赋者

---

著 者: 林 洛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若 奚

装帧设计: 宋晓亮

版式设计: 刘碧微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16 印张: 16 字数: 244千字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5776-2

定 价: 32.00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[www.oveaschin.com](http://www.oveaschin.com)

E-mail: [oveaschin@sina.com](mailto:oveaschin@sina.com)

---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## 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硬币

-001-

骇客

-031-

死神

-075-

盲者

-117-

第一滴血

-149-

棋王

-193-





硬币高高弹起，在空中画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，然后落在地上，滴溜溜地转了几圈后，停了下来，就这么躺着，反面的字朝上。

“既然是天意的话，”李平秋露出了苦涩的笑容，弯腰拾起了硬币，随手丢到牛仔裤口袋里，喃喃道，“今天就放纵自己一个晚上吧。”

虽然下定了决心，李平秋仍然用了半个小时谨慎地复查了一遍刚刚完成的数据报表，这才发到了上司的电子邮箱，然后熄灯锁门，拎着手提电脑悄然离开办公室。

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电梯里，绷紧的神经总算松弛下来。李平秋抬腕看了看手表，已经凌晨两点，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。他不由得打了个哈欠，不知怎的，虽然很累，却因为过了那个困倦的临界点，反而有些反常地兴奋了。

李平秋心事重重地来到楼下，刚一踏出暖气开得十足的写字楼，顿时就被寒气包裹起来，即使将自己缩成一团也无法阻止全身不住地战栗。黑暗的天空正下着暴雨，黄豆大的雨珠狠狠地砸在头上，竟隐隐有些痛感，眼镜的镜片也渐渐模糊了。

李平秋连忙垂下头，退回到写字楼大门后，取下眼镜用手帕仔细擦拭着。已经习惯一下班就回家的他，此刻完全不知道现在能去什么地方。以往下了班，他一心只想着回家，家里虽然简陋，但有体贴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，足够温暖了，无论心灵如何疲惫，只要回到家里，就能够重新鼓起勇气。

## 天赋者

然而，今晚却和往常不太一样。

男人不免都有这样压抑时的特别心情——想一个人静静地喝一场酒，尤其是今晚，这种感觉更是格外强烈。

可是，外面的大雨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，狂风发出骇人的咆哮声，蓝色的闪电划过天际，令人心悸，接踵而来的隆隆雷声，就像在耳边炸响一样，让人心惊肉跳——这实在不是一个独自喝酒的日子。

“还是打车回家吧。”

李平秋犹豫不决，不由自主地将手伸到裤袋里，直到触到那枚硬币时，这才恍然自己早已经做过选择了。

“看来我真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啊。”李平秋自嘲道。嘴里这么说，他终于下定了决心，推开玻璃门，深深地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。虽然冷得仿佛要把肺给冻住，却不再踌躇，只是裹紧了衣领，消失在了雨夜中。

在雨中，就这么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看到前面有一个临时搭起的棚子，在风雨中显得飘摇不定。不过仔细看去，棚子的四角都被大石头压着，还是很安全的。借着挂在棚中央电灯泡那昏黄的灯光依稀可以看到，一个身穿围裙的年轻男人正站在煤气炉前紧张地炒着小菜，坐在他身旁的年轻女人，大概是老板娘，在打着瞌睡。棚子里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个赤膊的中年人，正兴高采烈地喝着酒，争论着什么。

“这么晚还在工作啊。”李平秋不禁肃然起敬，对小生意人的辛劳平添了一份感慨。他这么信马由缰地走了一阵，有些累了，也有些饿了，眼见着雨还没有停歇的意思，便走了过去，找了一个空桌子坐下来。

刚刚把外衣脱掉放在一边擦着眼镜的时候，先前打瞌睡的老板娘已经站在了他身边，虽然一脸倦意，却努力摆出笑容可掬的模样，问道：“想吃些什么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李平秋一愣，回答道，“先来一壶烧酒和一盘牛肉，其他的我等会儿看看再说。”



“好嘞。”老板娘微微一笑，转身离开。

重新戴上眼镜，总算恢复了正常的视觉。李平秋这才走到老板面前，问清楚了每样菜的价格，确实也还公道，又点了两份素菜，这才坐回去。老板娘已经将烧酒和杯子放在了桌上，还送来了一份热汤。

一口气喝完汤，全身也暖和起来。很快就端上来的牛肉味道不错，李平秋不由得精神一振，依稀觉得自己就是古龙小说中的大侠，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顿时心情好了不少，也就埋头专心致志地吃起眼前的美食来，一时间倒忘记了心事。

此刻，一个黑影一阵风似的冲进了棚子，那人身材高挑，戴着高高的礼帽，披着一件很酷的黑色风衣，上衣领子很高，将脸遮住了，宛如恐怖电影中的雨夜杀手，一屁股坐在了李平秋对面的桌子旁。口里叫嚷着快上饭，老板娘有些为难地说饭已经凉了，那人却毫不介意，直接端过了饭桶，用手捞起里面的冷饭，一阵狼吞虎咽。

这副风卷残云的模样很不同寻常，吸引了棚中众人的注意，连李平秋也忍不住瞥了两眼。

“邱浚！”李平秋突然失声叫道。

那人闻言，紧张地抬起头来，摆出一副防御的姿态，突然看到满含期待眼神的李平秋，顿时愣住了，露出了思索的神情，仿佛在记忆中搜索着熟悉的面孔。过了半天，那人才犹豫地问道：“是平秋？”

“真的是你！”李平秋跳起来，一拳狠狠地打在邱浚的肩头，“你这家伙，失踪整整十年了啊，到哪里去了？”

邱浚的笑容迅疾消失，缓缓道：“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啦。”

“嗯。”李平秋理解地点点头，当年邱浚一家失踪有不少传说，尽管从未得到过证实。不过，作为邱浚绝对死党的自己，竟然没有得到一点风声，那一定是发生了不得已的事情。

“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”李平秋心情激荡，一时间有千言万语却无法说出来，只是絮絮叨叨地说着，将邱浚拉到了自己这桌。

## 天赋者

“过得怎么样？”李平秋随口问道，上下打量了邱浚几眼，笑道，“虽然现在看上去很狼狈，但这身行头却不便宜哦，应该是混得还行吧？”

“眼力不错。”邱浚未置可否，“马马虎虎吧，只是老了很多，你却还是老样子，想必也过得不坏吧？”

“还不就这样，跟别人没什么不同。”李平秋犹豫了一下，“毕业后找了份工作，没多久就跳了一次槽，一直干到了现在，工资还不错，没过几年买了房子，然后就是谈女朋友，结婚，生了个女儿，已经四岁啦。”

提到女儿，李平秋就满脸笑容，他掏出钱包，一边将自己女儿的照片给邱浚看，一边问道：“你怎么样呢？”

“我？”邱浚微微摇头说，“我可没你那么好命，一直在外奔波，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时间，哪像你这么幸福。”

听到邱浚的语气中有些落寞，李平秋安慰道：“这年头谁都不容易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”

“哦？”邱浚听出李平秋话里有话。

李平秋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是自己买了房，有老婆和女儿，看上去蛮不错的样子。但实际上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老婆在生女儿的时候大出血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身体却一直不好，每天还要到医院去做理疗。现在物价这么高，既要供房又要养女儿，也不容易。幸亏我还有份稳定的工作，可就在今天，经理告诉我要不自己辞职，要不就被踢出去。我都不知道一旦没有了这份稳定的经济来源，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。”

“难怪有家的男人半夜三更还跑来喝闷酒了。”

“惭愧啊，三十岁的男人了，还没有能力支撑自己的家。”李平秋看到邱浚的表情有些尴尬，用力拍打一下自己的脑袋，笑道，“瞧我，喝一点酒就昏头了，咱们兄弟俩好不容易在十年后重聚了，说这扫兴的事情干吗？对啦，当年你全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“你还记得十年前的那枚硬币吗？”邱浚没有正面回答，却提出了问题。

“硬币？”李平秋一怔，从口袋里摸出来一枚说，“怎么会不记得，我们经

常用它来打赌的，你猜是正面还是反面，谁输了谁埋单。”

“正面。”邱浚盯着李平秋的眼睛，毫不犹豫地說道。

“那我就猜反面喽。”李平秋熟练地弹起硬币，在两人目光的注视下，硬币弹起，然后落下，在桌上晃悠了几下，停了下来，反面朝上。

“我赢了。”李平秋笑道。

邱浚紧紧盯着硬币，当看到是反面朝上时，似乎松了口气的样子，他感慨道：“是啊，大学时代你从来都是输多赢少，大概现在还在持续练习吧。”

“怎么，不甘心？你可以把硬币拿去检查，保证两面不一样。”

“是吗？好吧，我请客，不过这枚硬币我可得据为己有了。”邱浚伸手拿起硬币看了看，塞进自己的口袋里。

“没问题！”

“其实，”邱浚低声说道，“我说的不是这种硬币，而是那枚特殊的硬币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啊？”李平秋打了个激灵，也低声道，“当然记得，现在想起来，就像做梦一样，现在的我几乎怀疑那枚硬币是你拿来捉弄我的啊。”

“那是真的。”

“究竟发生什么事啦？当年你们全家人突然不见了，十年来一直杳无音信。”李平秋疑惑地问道，“难道和那枚硬币有关系？”

邱浚面无表情地摇摇头，神情变得格外严肃。他抿了几口酒，这才说道：

“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得到那枚硬币的经历吗？”

“当然记得，那么神奇的事情可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碰得到的。”李平秋微微一笑说。

“一般般吧，在天赋的世界中，那枚硬币只不过是普通的一种。看上去就是普通的一元硬币，正面是头像，反面是字。但只要你抛起来，无论多少次，落下后朝上的永远是头像那面。”

“即使是最普通的，也是不可思议的存在啊。”李平秋激动地反驳道，“这个活生生的例子，足以颠覆物理定律啦。”

## 天赋者

“这么认真？果然还是像十年前那样执着啊。”邱浚笑了起来，“当时你还设计了一个物理实验吧。”

“是啊，”李平秋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，“可惜实验还没完成，你就匆匆忙忙跑来把硬币要走，然后和那枚硬币一起不见了，我那篇打算创造物理新纪元的毕业论文也随之泡汤了。”

“我也是迫不得已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“对了，虽然没有得出最终结论，但你的实验有什么收获吗？”

“收获？实验不是咱们一起做的吗？而且，我每天都把数据和分析结果发到你的电子信箱了啊。”

“你也知道，我那段时间家里有点事情，很忙。自从把硬币交给你后，我就没怎么参与实验，至于电子信箱，为了保密，老爸在我还没来得及收信的时候就给注销掉了。所以，有关硬币的情况我一无所知。”

“但最后硬币不是在你手上吗？为什么——”

“那枚硬币，我也只不过比你多拿了一天而已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李平秋大感震惊。

“这件事情，说来话长了。”邱浚幽幽地叹了口气说，“我爸爸是基金经理，当年很风光，住别墅，开跑车，但在我们就要毕业的那年，正碰上了金融风暴。老爸太过自信，不仅把自己的钱投进去，还把高利贷借的钱也丢进了无底洞，当时家里一分钱现金都没有，每天都有人上门追债，跳楼的心都有了。这个时候，无意中得到那枚硬币的事情也瞒不住了。也因为这枚硬币，我家终于找到了条活路，爸爸想了个主意，偷偷将这枚硬币拍卖到了国际网络上，换取了我们一家三口的安全出国，因为时间太仓促，所以我连你也没有来得及通知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，这也是命运使然。”李平秋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，十年来的疑惑终于得到了解释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曲折，“不管怎么样，这枚硬币算是帮你们渡过了一个难关，也算立功了。”

“如果事情就此结束也就罢了。”

“啊？”李平秋遽然一惊，难道还有下文？

邱浚扬起脸庞，似乎在回忆过去，好半天才缓缓说道：“出国后，我们在欧洲的华人街，日子过得很潦倒。因为人生地不熟，一点积蓄很快就花光了，只能靠妈妈做针线活来贴补家用，老爸整天喝酒，醉了就发酒疯，殴打妈妈，为此我和爸爸大吵了一架，离家出走了。半个月后，我打电话回去，才知道他们出事了，好心的房东悄悄告诉我，有一群凶神恶煞的欧洲人冲进我家，杀害了我爸妈，并且还在追查我的下落。”

“天啊！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当时已经没有时间多想，我只能拼命地逃跑。直到半年后，我百般打听，才知道那是一个代号为H的组织，是那枚硬币的买家，而他们追查我家是为了知道硬币是从哪儿来的，但我爸妈看他们那个来势，宁死也不肯将我的地址告诉他们，所以就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提到你的伤心往事了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都已经过去很久了，我早就不在意了。”

“硬币从哪儿来的？不就是你无意中发现的吗？”李平秋觉得不可思议，“如果他们觉得鸡蛋好吃的话，又何必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？”

“如果只有某只母鸡才能下出那种好吃的鸡蛋，他们当然就要认识那只母鸡了。”邱浚回答道。

“特别的母鸡？”李平秋略有所思地望着邱浚问，“他们认为天赋硬币是某个人制造出来的？”

“别看着我。”邱浚面摇摇头，“我只是一个不幸被卷入这事端的人罢了。”

“你也不认识那只特别的母鸡？”

“当然。所以我只有逃。可总不能逃一辈子吧？所以我决定回国，就是为了找到你，现在，你曾经的实验是我现在唯一的线索了。”

“好吧，我尽量完整地描述当时的实验。”对于邱浚的经历，李平秋唏嘘不已，“我们都知道，硬币落下后是正面朝上还是反面朝上，应该是随机的。但一

## 天赋者

切物体的运动都要符合物理规律的，随机中又包含着必然。事实上，最终决定硬币整个抛物线轨迹的是我们抛起硬币的力度和方向，以及落地时的地面状况。

“简单地说，我们只需要知道击打硬币的初始数值，确认阻力，建立抛物线公式，然后进行测试，就可以大致知道，这枚天赋硬币是怎么发生作用的，其临界点在哪里。

“于是，我进行了一个排除外界和人为干扰的实验。将硬币置身于一个足够大并且封闭的玻璃容器内，整个运动过程都在容器内，使用精确控制力度和方向的小锤来击打硬币，同时用高速摄像机监控全过程，并用电脑计算运动轨迹的数据，包括速率、坐标，等等。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调试，我确认了一个基本的模式，任何硬币在这种模式下，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都应该在落下后处于反面朝上的状态。”

“结果呢？”邱浚听得很耐心。

“结果？仍然是正面朝上。”李平秋苦笑着说，“实验彻底失败了，无论我怎么调整参数，改变初始力度的数值，正面或者反面放置硬币。监控的全过程也找不到破绽，即使电脑计算每个点的速率都精确到小数点后五位数，也无法找到那个临界点。”

“我最初的想法是，找到决定正面朝上的那个临界点，是颠覆了物理定律，还是继续遵守物理定律。但是，我没有得出任何结果，唯一的结论是，整个过程是渐变的，而不是突变的。也许这枚硬币改变了物理定律，也许没有，但以当时我的实验条件无法发现。后来我打算更改实验方法，进一步研究的时候，你就把硬币要走了。没有了硬币，也就没有了说服力，我只好放弃这个实验构想。”

“就这些吗？”邱浚双眉紧锁，看上去有些失望。

“很抱歉，就这些。”李平秋分析道，“根据你说的情况，那个代号为H的组织也许进行了更加精确的实验，并且发现了什么才会急于寻找硬币主人的吧。”

“也许吧。”

“你还有什么计划吗？”李平秋关切地问道。

“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”邱浚淡淡地说道，“算啦！不说这些扫兴的话了，咱们还是喝酒，一醉解千愁吧。”

“也对！”李平秋端起了酒杯。

好刺眼的阳光，李平秋忍不住揉揉眼睛，感觉头痛欲裂，也口渴得厉害。咦，已经天亮了。

李平秋翻了个身，整个人从沙发上跌下来，躺在了地上。愣了半天神才发现自己已经睡在了家里的沙发上，湿透的衣服已经不见了，身上盖了毛毯，电脑包也在沙发旁边放着。

他仔细想了想，昨晚似乎碰上了十年未见的老朋友，他们一边聊天，一边喝酒，很快就醉了，而接下来发生的事，他就不太记得了，没想到自己还能摸索着回家。

看看客厅的挂钟，已经十一点多钟了。茶几上有老婆留下的纸条：

我去医院了，桌上有果汁汤，醒酒。

李平秋摸摸脑袋，有些不好意思。他顺手端起果汁汤慢慢地喝着，突然记起昨晚分手时候的事情。

尽管喝了几壶烧酒，邱浚的头脑好像还很清醒，似乎有意无意地说道：“说起来，那枚硬币也许是你的。”

“我的？”当时的自己大吃一惊。

“不记得了吗？”

自己反正是糊涂了，应该是大摇其头，然后邱浚也没再提起。

一边喝着香浓的果汁一边想着，李平秋依稀记得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十年前的时候，大概是因为经济状况的恶劣，那几个月邱浚的老爸削减了生活费，习惯了大手大脚花钱的邱浚却没改过来，每到月底就频频告急，经常向自己借钱。

那天上午邱浚正好要和女朋友约会，急得不得了，据他声称口袋里只剩几枚硬币了。而自己当时的生活费也不多了，全部借出去也不够，邱浚死缠烂打，把自己多年收藏的硬币也席卷一空。当天晚上，邱浚神秘兮兮地跑回来，告诉自己

## 天赋者

说发现了一个秘密，也就是那枚天赋硬币。现在回忆起来，那天邱浚被女朋友爽约，郁闷得一个人躲起来扔硬币玩，应该没有机会去交换其他的硬币。

“所以，那枚天赋硬币说不定还真是自己的！”

李平秋猛然一下跳起来。

如果那枚硬币是自己的，会怎么样呢？通过研究这枚硬币获得科学上的重大突破？李平秋摇摇头，暂且抛开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，最不济的大概能发一笔横财，让现在的日子过得好一些。

可是，就算发财又怎么样，说不定还会像邱浚一样，招来全家的横祸呢。古人云，福兮祸之所倚，祸兮福之所伏啊。就算那枚硬币是自己的，自己也没发现啊。

说实话，让邱浚无意中得到，只怕还是自己的福气。虽然不知道邱浚现在是个什么状态，但是，应该跟自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吧。李平秋不免暗想，如果自己在那种艰难困苦中，是否还能坚强地活下来呢？邱浚的逃亡生涯究竟是什么样子啊？

“不想啦，不想啦！”

李平秋打断了自己的胡思乱想。今天就要去办理辞职手续，虽然家里有些积蓄，但不能坐吃山空，也要开始准备应聘资料了，接下来的事情还很多，实在没空去考虑那些不现实的事情。

打开电脑，他绞尽脑汁写了一份求职书，然后在人才网站上搜罗了一番，找了几家自己也许能胜任的职位，胡乱发了几封求职信，似乎又无所事事了。

李平秋还是放心不下硬币的事情，也没心思考虑其他，一闻自己身上满是酒臭，索性去洗了个澡。

洗完澡，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，再次坐到沙发上。以前，每当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他总是抛硬币来帮助自己思考，虽然他很少不依赖硬币做决定，但总是不免联想，一旦自己做出了某种选择，会产生什么后果，往往选择的答案就此清晰了起来。

于是，李平秋从口袋中随手摸出了一枚硬币，抛起，落下，正面朝上。他正



待将硬币塞回口袋，突然心念一动，第二次抛起了硬币，落下，还是正面朝上。

李平秋心中大骇，第三次抛起，落下，仍然是正面朝上。

第四次、第五次、第六次……硬币无可救药地每次都正面朝上，静静地躺在地上、沙发上、桌子上……

李平秋的额头已经渗出了汗珠，他用颤抖的手从口袋里又掏出一枚硬币，高高抛起，落下，这次是反面朝上。

李平秋暗暗松了一口气，他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耗尽了一样，全身软绵绵地躺在沙发里，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件事情。突然，李平秋脑海中又闪过一个荒唐的念头……

他再次抛起那枚反面朝上的硬币，反面朝上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……都是反面朝上——这一枚，果然也是天赋硬币。

李平秋索性将口袋里的硬币都倒出来一一尝试，一共二十五枚一元的硬币，除了其中三枚外，其他都是天赋硬币，落下的时候总是正面朝上或者反面朝上。

二十几枚硬币平铺开，无可辩驳地指向一个事实——李平秋自己，就是那个能够赋予硬币魔力的人。

“我也是天赋者？还是能赋予硬币天赋的特异功能者？”李平秋脑海中一阵天旋地转，只觉得天下荒谬的事情莫过如此。

天赋者，意味着什么？权势、财富，还是厄运？李平秋并不知道，但他很清楚，一旦自己的真实身份被发现，就意味着自己永远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，妻子和女儿也会变得不安全起来。

李平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。他压抑住兴奋的狂想，固然天赋硬币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，但如果要用失去正常生活来交换，那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。

所以，现在唯一的选择是彻底隐瞒这件事，就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平静地过自己的日子。那么，这些硬币就不能让人看到！

然而，正当李平秋手忙脚乱地打算将硬币藏起来的时候，依稀发现窗外有个影子一闪而过。李平秋赶紧跑到窗边，却什么也没发现，他只得满腹狐疑地拉上